芝麻糖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小吃, 应该得到很好的传承。我是希望,卖 芝麻糖的摊子能一直在,每个小镇的 集市都要有,让芝麻糖的香永远飘在 乡村的上空。

2022年11月 19日

■明前茶

去良渚公园喂鹿

秋日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沧桑、沉 静又脱俗,如同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 夸赞的那样——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 天,总是好的。褪去春的青涩、夏的躁 动,秋天的原野五彩斑斓又娴静。遗址 公园内,栽种了大量芦苇与芒花,在秋日 阳光下如老神仙的拂尘一样,闪烁晶莹 洁白的光芒,在河畔的仿古茅草屋映衬 下,所有反映良渚先民生活场景的雕塑, 仿佛都因此活了起来。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位于杭州余杭 区瓶窑镇,面积大约有3平方公里,先民 夯筑这里土城墙的时间,尚在公元前 3300年。这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 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城址,被誉为"中华第 一城"。而今,很多年轻女孩都将这里当 作一流的拍照地,而三五成群的年轻父 母除了踏秋,主要是为了带着孩子来喂

■陶琦

遗址公园里有一个鹿苑,饲养了不 少梅花鹿。为鹿的健康着想,公园只允 许大家购买鹿饼干去喂鹿,这种鹿饼干 以小麦粉、米糠为主要原料,不含砂糖或 调味料,闻上去味道像无糖全麦饼干。

我马上买了两包鹿饼干。营业员耐 心提醒每个人:要将鹿饼干藏到自己的 背包里,将包的拉链拉好,万不可把鹿饼 干全部抓在手上或放在衣袋里,因为,经 过三年喂食,鹿已像淘气的孩子一样不 怕人了,尤其是那些鹿角像树杈一样峥 嵘的大公鹿,食量大,个别还有一点进攻 性,会把你手上的一包鹿饼干一下子撞 翻,或者急不可耐地隔着矮矮的栅栏挤 过来,把头伸到你的衣袋里翻找鹿饼 干。因此,要循序渐进地喂给它们,每 次,手上只拿一块饼干。也就是说,游客 的行为得当,就会让梅花鹿们养成细嚼 慢咽的好习惯,成为"绅士淑女鹿",而不

我找了一头看上去嗷嗷待哺的小鹿 去喂,很明显,它还没有长出鹿角,性格 温驯,每次,都被那些脾气不太好的成年 鹿挤到一边,抢不到鹿饼干。我拿出饼 干,引导它往人也少、鹿也少的地方走, 小鹿很聪明,跟了过来。我把鹿饼干放 在掌心, 鹿张口咬住饼干, 开始悠然咀 嚼,它湿润、温柔也有点粗糙的舌头,舔 到我的手心,这种柔和的亲近与信赖感, 和秋日的草香与树脂气息一样,如此治

一会儿,小鹿的淘气伙伴们也闻香 而至。有意思的是,来的都是还没有长 角的少年鹿。两包鹿饼干很快就喂完 了,依照有经验的游人的嘱托,我迅速张 开双臂,举过头顶并清脆地击掌数下,意 思是"没有饼干了,抱歉",小鹿就会淡然

灵。它们走在芒花间,静静休憩。一位 老伯告诉我,他是余杭当地人,鹿苑刚建 起那一年,就经常来看望这里的鹿。当 时,鹿饼干还没有开始供应,鹿主食青 草、芒草等植物,但到了11月以后,万木 凋零,野草都衰败了,鹿的食粮就不太够 了。鹿不得不使劲仰起头,去够园区的 长青树叶。当时,在鹿苑可看到一条有 趣的"鹿摄食线",一个严冬下来,树木2

了秀逸、矫健之美。

吃饱了的梅花鹿,恬静宛如人间精

现在,这种状况再也不会发生,随着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名气渐长,历史迷们 前来探访古迹,植物迷们前来识别花草, 汉服迷们前来拍摄自己的大片。喂鹿的 人就太多了,公园方面只能严控鹿饼干 的销售量。因为,鹿若是每天吃得太撑, 容易生病。另外,需要减肥的鹿,也失去

米以下的枝叶,都被鹿啃得光秃秃的。

不速之客 王琪 画 ■刘吉同

精确与粗略

翻了翻本县清康熙续志,该书记 载了从明正德元年至康熙三十二年 计187年的县史,看后印象最深的 是,有些数字太精确了。抄《赋役志・ 户口》如下:"国朝编审见在人丁三百 七十八名口,每丁徭银三钱五分八厘 七毫,共银一百三十五两五钱八分八 厘六毫。"《贡赋》载:"嘉靖十年,丈地 均粮一条鞭,派征地分三等,上地共 三百一十四顷九十一亩五分一毫;中 地共六千五百三十九顷五十四亩五 分三厘三毫;下地共一千九百一十四 顷三亩四分一厘一毫,共地八千八百 二十八顷四十九亩四分九厘五毫。 夏税麦八千七百一石六斗六合七勺 九抄六撮。秋粮米二万五千七百九 十四石一斗六升四勺七抄三撮。"再 抄《驿站》:"国朝新中驿原额马二十 八匹,每匹工食银一百三十二两,共 额银三千六百九十六两;驴二十五 头,每头工食银六十六两,共额银一 千六百五十两。"

这些数字精确得令人吃惊,为什 么? 我想有以下原因:一是知县和主 簿及相关衙役"对工作极端负责 任"。二是这事太重要了,不敢不负 责任。人丁和土地直接关系到朝廷 的税收,没有税收官府怎么运转?各 级大老爷都喝西北风? 少一丁少一 亩,朝廷就会少一份收入。多一丁多 一亩也不行,到时这份税费找谁要? 弄不好还会引来官民冲突和"群体性 事件",故数字必须准确无误。三是 涉及到成本核算。比如新中驿站的 预算,银子与马及马夫,都是"一个萝 卜一个坑",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差 错。否则,要么马无料可喂,驿夫无 薪水可领;要么国库做"冤大头",为 贪官污吏提供捞钱的机会。从明末 的教训看,驿夫可是不敢得罪的。李 自成就是在驿站打工被裁,才拉起了 一支义军,最后埋葬了明王朝。同 时,也可看出,清朝基层管理的严密 和规范,真是一丝不苟,从制度上堵 住了吃空饷的漏洞,值得今人学习。

同时又感到有些应该有的数字 却没有或太粗略,仅从《天文志·灾 异》中摘抄几例如下:明成化十八年, "河溢,漂没田禾,溺死人畜";嘉靖十 六年,"荒,人相食,大疫。死者枕籍 至不能殓,填弃沟壑";崇祯十三年, "春夏不雨,蝗蝝大作。人相食,瘟 疫。蝗蝝结累渡河,上城垣如平地。 麦食尽,无秋禾。死者枕籍,就食他 乡者亦毙于道";康熙十八年秋,"地 震,大雨水。八月十五日起,九月初 十日止,民居倾圮,压死者众";康熙 二十九年,"春夏旱,无麦,大饥。牛 死。知县周毓麟煮粥赈饥,抚军阎真 题蠲免银八千八百二十两"

灾荒、地震饿死、砸死多少人? 这本应有个数字,但却没有,连个粗 略的估计也没有,以致用"死者枕籍" "压死者众"这样的形容词来代替,与 前之精确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 么?我想一是死者太多,加之当时的 条件十分落后,人力、物力、财力也不 允许去详细统计。二是在知县们看 来,也没统计的必要、价值和意义,死 都死了,还统计死了多少干什么呀? "瞎子点灯白费蜡"。三是不影响甚 至还有利于当局的利益,至少不用官 府后续再救灾了。四是"文化传统" 也支持。从秦汉到明清,遭杀死、冤 死、饿死的老百姓,恐怕连山排海,人 数多如恒河沙数,哪一次留下了数 字? 更不要说名和姓了,且大多以 "死者枕籍""压死者众"之类的形容 词来记载。诸如此类的"粗略",在二 十四史里大概多如牛毛,这就为知县 们的"也没统计的必要"找到了"历史 依据"和"判例"。故就没有数字,而 用形容词来代替了。

我从60年前上小学始,就非常 熟悉一句话,叫"万恶的旧社会",其 实也可延伸为"万恶的封建社会",之 所以称之为万恶,现在看来,就是不 把人当人,人是草民,命如蝼蚁,死了 连留下个数字的资格都没有,足见传 统历史文化对人的轻视和鄙视。所 谓要去其糟粕,我看首先就应该去掉 这个,让人有尊严地活着,能享受到 做人的权利,窃以为这是"万善"之

步数刷榜

媒体报道现在喜欢徒步的人越来越 多了。有人认为,当今户外活动流行,与 数十年前日本户外文化崛起的轨迹相 似:很多人内心强烈空虚,缺乏对现实的 掌控感,于是从行走中寻找自我认同。 其实我几年前就发现了这样的苗头—— 同学圈曾经流行比步数,一帮人用手机 上的计步软件监测自己每天在工作和生 活中走过的步数,不时发出来炫耀一 番。碰到聚会吃饭,各自走了多少步路 也是热门话题,谁居榜首,谁又是榜末, 像是一项每天必须完成的指标任务。

网上还有过一个真假难辨的笑话: 有人的虚荣心爆棚,想要长期霸榜,把手 机固定在电动招财猫不停摆动的手臂 上,每天录出的步数高得惊人,其他不明 就里的竞争者也想达到同样的步数,结 果走到膝关节损伤,须入院就医。让人 笑完也不免感叹现在到处都"卷",做什 么都容易陷入攀比,连最简单的走路也 被注入功利性,参与者不知不觉就被虚 假的野心煽动怂恿,要去争当"榜一大 哥"。而且这种步数竞赛之所以能成为 一种风尚,意味着软件设计者完全掌握 了大众心理,成功把走路做成了一个真 人参与的大型游戏。

回想我童年时,人小步伐也小,总觉 得道路无比漫长,对走路充满了厌恶,就 连上厕所都恨不能坐车去,时常幻想能 拥有一只旱冰鞋就好了,可以一只脚踏 着一路滑行代步,减轻步行之苦。多年 后看好莱坞电影《小曼哈顿》,发现里面 的小男孩也是用一只滑板车代步,穿行 于曼哈顿的钢筋水泥丛林之间,顿时明 白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偷懒省力才 是人性之常。

但有时候,观念改变也就是一瞬间 的事。就像著名的徒步电影《林中漫 步》,罗伯特·雷德福饰演一个美国作家, 卜居多年后,才发现自家附近就是大名 鼎鼎的徒步胜地阿巴拉契亚小道,于是 与一个老友结伴开启徒步之旅。我家对 面有一个很大的公园,之前我在这里居

住多年,从来没有进去过,有一次陪同外 地朋友走了一圈公园的步道,便发现了 走路的好处,不只是对身体健康有益,也 是感知心灵自由的动态方式。

还有一部广受徒步爱好者推崇好评 的电影《朝圣之路》,马丁·辛饰演的老父 亲沿着儿子的脚步重走从法国到西班牙 的朝圣之路。作为一名骄傲的美国中产 医生,他本来只是想从徒步了解儿子的 想法,却渐渐发现走路是与自己友好相 处的时刻——很多现代都市人习惯了快 节奏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与各种焦虑 情绪对抗,尤其网络社交媒体又把用户 训练成了花更多时间表演却花更少时间 与外界联系的人,无数人面临着一个毫 无生趣也毫无意义的世界,不仅自己感 受不到快乐,还时常以很糟糕的态度对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得想办法化 解这种与身边环境的剑拔弩张关系。走 路是对逐渐失活的心灵的有效纾解,其 中蕴含的自然意义及韵律,有助于人找 回缺失的控制感,获得一种看待生活的 惯常态度。加之走路的门槛低,对环境 没有要求,也不在乎要走多远多久,其本 质上是外向的、与世界有关的,生活中的 每时每刻、每个自由的瞬间,都可以感受 到走路的盎然趣味。

走路也有不少小技巧。房地产大佬 王石曾与公众分享了一项他走路悟出的 心得:人走路时只要把脚步的频率,与自 己的心率保持一致,不管走多远都不会 累。我遵照这一方法试过几次,确实很 有效。走路不仅能促进人与环境的互 动,释放压力,还能化繁为简,引人进入 一个全新的维度,成为自己身体的真正

毛姆说他每次腻烦自己的时候,就 借助旅行丰富自我,出门旅行一趟回来, 便获得了精神上的释放。走路就是短途 的旅行,也是最接近于消遣的一项运动, 每个人都可以顺从自己的内心,结合自 己的意识体验,参与并乐在其中。

■孙道荣

找自己

落,放快递。这个角落,成了很多同事不 时光顾的地方。

在一堆快递中,找到自己的快递,不 是一个容易活。尤其是周一或长假之后 的第一天,快递往往堆得跟小山一样。 快递的包裹似乎长得都差不多,不是灰 色的塑料包装袋,就是土黄色的纸盒子, 快递公司就不能设计一个独特而醒目的 包装吗?区别也是有的,在快递单上,可 惜不显眼。你的名字也在这张单子上, 一路上颠簸到此,被扔来扔去,快递单和 名字,很可能都磨损了,模糊了,增加了 不少寻找的难度。

只得一件件翻。很少有人能只翻几 件,就能找到自己的快递。更多的情况 是,你拿起一件,是张三的,再拿起一件, 是李四的,找到的永远都是别人的名 字。大概率是,直到将所有的快递都翻 一遍了,才从某个角落,一堆快递中,找 到自己的那件,蜷缩着,像个受了天大委 屈的孩子。有时候,你正找着自己的快 递,忽然张三也来找快递了,忙喜颠颠地 跟他说:"我刚看到你的快递了。"没错, 确实刚刚翻到了张三的快递,好像还不 止一件。张三喜悦地说:"我的快递在哪 儿?"回头帮他找。这件不是,那件也不 是,奇怪了,明明刚刚看到他的快递了

啊,却找不着了,怎么也找不着了。 我们在找自己的快递时,看到的,似 乎总是别人的。换句话说,别人的快递, 我们很轻松地就找到了。这不奇怪。设 若有50件快递,其中有一件是你的,你每 翻开一件快递,是你名字的可能性只有 百分之二;而你随便拿起一件,是别人名 字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八。于是,我 们会觉得,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而一旦 你回头去找刚刚看到过的张三的快递, 张三也成了那个微乎其微的百分之二。

我们是一,别人是众,在众之中,找

单位一楼的报箱旁,专辟了一个角 到任何一个特定的一,都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很多时候,"我"就是这么淹没在 "我们"之中的。

> 但也有例外。有个同事,就总是比 我们任何人都能更快地找到自己的快 递。他有什么秘诀吗?似乎是有的。他 说,自己的名字闪闪发光。他是我们单 位的笔杆子,喜欢写文章,经常投稿,文 章发表了,样刊寄来了,他打开目录,飞 快地扫描,很快就能从众多的名字中,一 眼找到自己的名字。有人好奇地跟他比 试过,新拿到一本杂志,打开,同时找他 的名字,还真是他更快地找到自己的名 字。他的名字很普通,跟我们的名字一 样,丝毫没有特别之处,但对他来说,他 的名字却是闪亮的,散发着耀眼光芒 的。因为,与他名字对应的,是他的文 章,他的作品,他的"孩子"。自己的"孩 子",能不闪闪发亮吗?他在一大堆快递 中,也总是能一眼就看到自己闪亮的名

说到孩子,我想到了另一个场景。 学校门口,刚放学的孩子,从校园里蜂拥 而出。这些孩子,年龄差不多,身高差不 多,身上穿的校服,更是一模一样。站在 门口来接孩子的家长们,个个踮着脚,伸 长脖子,找自己的孩子。奇妙的一幕发 生了,大多数的家长,总是能从看起来没 啥区别的孩子中,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孩 子。道理是一样的,孩子在自己父母眼 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闪闪发光的,也都 是最最可爱的,所以,他们总能一眼就看 到自己的孩子。反过来也一样,大多数 孩子,也总能从众多的家长中,一眼就看 到自己的爸爸或妈妈,爷爷或奶奶。既 不是我们有多么不同,也不是自己的孩 子身上有光,比别的孩子更显眼,而是因 为,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分量,使我们散发 出独有的光芒。

有一个词如今已经消失了,但它 又不够旧,进不了《古汉语词典》。好 在万能的网络上能找到它,那就是"顶 职"。相关释义是:职工退休后,由其 符合规定条件的子女按原编制参加工

作,也称"顶替"。

■朱辉

我们家第一个顶职者是我父亲, 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顶了爷爷的职, 讲了印染厂。谷谷曾是厂里掌握调色 技术的第一人,解放前就拿着高薪 解放后公私合营,厂子后来成了国营 大厂。爷爷拿着全厂最高工资,每月 125元。据说这个工资水平不仅远超 厂长,在我家周围方圆几里地内,都是 "首富"。如今大侄子月薪奋斗到了2 万,折算起来或许还低于当年的爷爷。

父亲进厂之后,领导安排他做爷 爷的工作,可能认为子承父业容易将 工作做好。爷爷当初牢牢坐稳了厂里 技术第一人的位子,靠得是悟性、勤奋 和经验。父亲在悟性上似乎不逊爷 爷,但远没有爷爷勤奋。解放后设备 在更新,工艺在改进,靠爷爷传授的经 验,不管用了。于是父亲在岗位上只 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直到退休还 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工资还略低于全 厂中位数。

父亲退休后,二哥顶了他的职,还 是从事调色工作。二哥顶职是因为连 续两年没有考上中专,厂里招工遥遥 无期,不得已而为之。二哥很讨厌工 厂,向往当个表演艺术家。可想而知, 干得还不如父亲。幸亏那时爷爷已经 去世,不然要气出病来。爷孙三代的 表现,很容易让厂里人联想到"黄鼠狼 下崽,一窝不如一窝"。

退休后,父亲一度到一家港资企 业打工。很快被老板提拔为"部长", 拿到了1500元高薪。然而不到半年就 遭免职。原因是,父亲虽然有些小聪 明,业务水平也还行,但看不懂方程 式,弄不懂化学反应的原理,所以无法 进行技术革新。

"罢官"后的父亲回到家里,懊悔 相当初他让我学有机化工 白己 竟然没有顺便看看书。按说他高中毕 业,并非完全没有自学能力。

'当初我从村里考出来,进了教育 系统……"我刚结婚时,岳父常常在我 面前回忆。好在妻子的奶奶94岁了, 如今依然记忆清晰、思维正常,她对我 们说,岳父是顶职进的事业单位。由 于不好学,教不了书,所以进了后勤部 门,退休时仍是普通科员。

父亲、二哥还有岳父,当年顶职进 的单位,在社会上都属于优质单位。 可惜的是,他们不够努力,最终都有点 辱没被顶职者的名声。何以如此?想 来还是因为得来全不费工夫。轻易得 到的好工作,就像轻松追到的老婆,有 些人难免不上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顶职现象慢 慢消失了。这是件好事,在清朝只有 "铁帽子王"可以世袭罔替,国营单位 的工作岗位原本应该属于全民,如果 内部职工可以代代世袭,这样的单位 怎么会有发展前途?如今逢进必考, 不仅保障了求职者的公平竞争,还让 企事业单位都能引进最需要的人才。

■刘从进

打败时间的芝麻糖

顶职

儿时过年,芝麻糖的香甜粘在唇 齿间,藏在口袋里,跟在脚跟上,飘在 院子里……载满了童年甜蜜的回忆。

我的家乡在东南沿海,每年除夕 的前几天,家家都要打糖,左邻右舍一 起,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常见的有米 胖糖、豆黄糕、番薯糕,而最好吃的就 是芝麻糖,数量也少,往往压轴出场。

打糖先要拿出秋天采收番薯时就 已经熬制好的糖浆,倒进锅里再熬一 遍,让其更浓更老,挂在勺子的边沿像 结住的一块冰,掉不下来了,才可以。 然后倒到拌好芝麻的锅里,快速搅拌 均匀,加一点黄豆粉之类的,使其容易 粘连。待芝麻抱团之后,再倒到一张 面床上,四五个大人一起上,用手推、 槌敲,要趁热使其结实,摆起来像一条 条长蛇,稍凉后一片一片切开,就成

米胖糖打得多,放在几口缸里,全 家一起吃。而芝麻糖就不是这样了, 一打好,父母代表家里存一点,以备过 年来客人时招待用。留下的,四五个 兄妹,马上开始分了,每人一堆,分好 了,拿一根稻草,从长到短做成几个 阄,抓阄确定。一分好,各自马上拿去 藏了。觉得自己分得少了的,还要闹 一闹,若是闹得厉害,父母拗不过,会 从公家拿出一点补给他。

大家都小心翼翼,里三层外三层 地包好,放在一个瓶子或盒子里,藏在 春节里,口袋里装着芝麻糖,跑到

外面跟小伙伴们一起玩,一起吃,或相 互分一点吃吃,过年吃芝麻糖成了最 美好的记忆。谁口袋里放的是米胖 糖,那就低一等,只有芝麻糖才是上等 货。芝麻糖的香味通过孩子们的嘴绕 在梁上、檐下,弥漫在村舍、小巷深处。

在家里却总是先大吃公家的米胖 糖,有时也吃吃有点苦味的豆黄糕,再 间以自己的芝麻糖调调味。有心计 的,自己先忍着不吃,等别人吃光了, 再拿出来在他们面前"叭叽叭叽"吃, 馋死人家。也有的,三下五除二,没几 天就吃光了。没了,怎么办? 就开始 起歪心偷别人的了。

这个时候常常有人大呼小叫,鸡 飞狗跳。"哇!我的芝麻糖被谁偷 了!!"大哭大骂着找父母报案。父母 怎么办呢,也很无奈,查不出是谁偷 的,总是安抚一下就算了,对于损失面 积比较大的,就拿公家的补一点(当然 公家的也不多)。兄妹们经常因此吵 得不可开交。

我藏得都比较隐蔽,但还是被偷 过几次,有一次还被偷得很惨。那天 我在门口看到三哥当着我的面大口吃 着芝麻糖,嘴里像老牛一样喷着粗气; 妹妹也吃着芝麻糖,妖娆地摇过我的 身边时,我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赶紧冲 向屋里,结果发现我的芝麻糖被偷得

几乎一块不剩。我就怀疑被三哥和妹 妹联合作案偷走了,向母亲告状。可 是母亲去调查时,三哥和妹妹反咬我 一口,说我自己吃没了,看着他们在 吃,馋了,就赖上了。开始母亲是相信 我的,被他们这一反咬,母亲也稍稍有 点怀疑了。那叫一个恨啊,我当时就 不声不响地来到村口的老菱湖边,准 备投了算了。双手在那棵老柳树上不 停地绕圈,不知绕了多少圈,眼看夕阳 西下,还是先赶回家了,刚好赶上吃 饭;可是那道伤口几十年鲜辣辣的,不 曾愈合。

芝麻糖的香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馥 郁的浓香,带着酥脆的咬劲,但它绝不 是一种简单的香,而是一种独特的香, 留在乡村数千年记忆的深处。这种味 道不好描述,甚至模糊不清,却是一个 人辨认故乡最重要的部分,只要一闻 到,马上就有一种怀念的情绪产生。 身体里从小种下的感觉,是一直都在 的,一有外界的触发,马上就生长出 来;无论你走到哪里,一想起来,就馨 香扑面。

我从小到大,一直对芝麻糖钟爱 有加,直到现在50多岁了还是没变。 后来离开了家,好多年没吃到芝麻 糖。再后来,发现商店里竟然有卖芝 麻糖的,口味还多种多样,就买来吃; 虽然也好吃,但那不是乡村手打的传 统的芝麻糖,不是味道老了,就是样子

近年迷于小镇的集市,某一天忽 见惊奇一幕。一棵大樟树下,一个摊 子上两个老人在打芝麻糖,现打现卖, 卖完为止。我很好奇,上去买了一袋, 10元钱,一吃太好了——正是乡村传 统的芝麻糖,儿时的味道又回来了。 那天我在嘈杂的人声中守在老头的摊 前,看着他做,看着别人买,有的人买 得还很多,大家都是一副开心的样子, 原来小镇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吃芝麻糖 啊! 老头说,他在此卖芝麻糖15年了, 我的心头一下子涌上旧帆布似温暖的 时光。

从此,每一个集市日我都去老头 那儿买一袋芝麻糖,在车上放着,等红 灯的时候,也要塞几块在嘴里。

去年过年回老家时,有邻居送来 一包芝麻糖,咦,那味道真好,松甜脆 爽,酥而不腻,完完全全是儿时的味 道。我问他哪儿买的?他说自己打 的。他也像我一样怀念儿时的芝麻 糖,找了几个老人帮忙,手工打了一 些。看来,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 童年的剧场,期盼曾经的好戏再度上